

一、爸爸星

唐士兒

那個夏天，全家跟隨爸爸調職搬到北投時，我剛讀完小學一年級。接下來的暑假時光特別新奇，樣樣充滿了趣味，甚至帶些兒浪漫。

雖然當時媽媽有病在身，但爸爸下班後總會分擔家務，保持家庭正常的氣氛，從未讓我們孩子感受到壓力，反而過得自由自在。

新家位於郊區，附近流著一條潺潺小溪，可以望見形如美女的「觀音山」。但最吸引人的還是屋後那一大片被微風吹拂過的青青草原。草原帶來新鮮的空氣，也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昆蟲教室，讓我在草叢中認識了蜻蜓、蝴蝶、蚱蜢、螳螂、小瓢蟲，還有從軟軟的屁股中發出冷冷黃光的可愛螢火蟲。印象裡，牠們總是那麼多、那麼多，那麼容易見到；就和爸爸時常在我們身邊一樣，那麼理所當然……。我像小海綿，盡情吸取著輕風白雲，吸取著花色草香，也吸取著爸爸的愛。

有一天，我們吃過晚飯後又在想著要做什麼——那時大多家庭沒有電視，總會找些別的活動來打發時間。

爸爸忽然心血來潮，要帶家人散步到他辦公的地方，去看一看。我和哥哥姊姊都為這趟夜遊興奮起來。那晚，媽媽也興致很好的一起去了。我們一家大小聆聽著蛙叫蟬鳴，伴著螢火蟲光一明一滅的向草叢前行。

爸爸上班的地方，並不如想像中好玩，但是那段返家的路程，卻使我永生難忘。爸爸決定帶領我們穿越小溪，走另一條捷徑。當大家牽手奮力踏上草原後，不禁被眼前巨大的星空震懾住了。

鄉間的夜空晴朗廣闊，像塊綴有無數亮片的布幔蓋過天際。我正驚呼著這景象時，爸爸親暱的彎下腰來，問我想不想認「北斗星」。

「在哪裡？」我望著滿天繁星，急切的問爸爸。

「看那兒！有七顆星，排成一個杓子的形狀……」

我順著爸爸的大手指示尋找，突然間，那七顆星神奇的自群星中浮現，再也隱退不掉。

「好像哦！真的好像一個杓子……」我開心的叫道。一路上又忍不住頻頻抬頭看它，心中一直奇怪著，為什麼星星能夠做出杓子呢？……

二十幾年過去了，當我長大懂事，深深明白爸爸照顧一個家是多辛苦時，爸爸卻和上天約定似的，負完應盡的責任便離開了。如今，我用任何東西也無法換得和爸爸相聚片刻，只有憑藉回憶的點滴想念他。

螢火蟲光雖難再見，幸好天上的星星永恆不變。每當我有機會仰望星空時，總會第一個去找「北斗星」那個杓子，那和爸爸一樣親切、簡單而又完美的星星。

二、幸福與殘缺存乎一心

沈湘紫

由於工作的關係，我常接觸到三種類型的同學：第一種人是身心確有缺憾或疾患，但積極、樂觀，散發令人讚賞、疼惜的生命光彩。第二種人是患有殘疾或生活遇困，卻執意把注意力放在命運的不公、外界的阻礙上，而抱憾、怨懟。第三種人是在生理、環境及生活資源方面均無明顯不足，卻因著一般人都會有的尋常生活困擾，而愁眉不展或渾噩度日。看著這三種人，我不覺思索：何者才是真幸福？何者才算是人生的缺憾？

我想起了一個國王的『海上之旅』的故事，或許可以稍稍解答這問題：有位國王率眾出航，不巧在海上遇上了大風雨。一位士兵因為是第一次乘船，所以害怕得又哭又叫。他不停地狂呼亂叫，哭喊不休，船上的人都已無法忍受了，而國王也不禁要下令把他關起來。

這時國王身邊的一位官員說：「不要關他，讓我來處理，我有辦法讓他馬上安靜下來。」於是官員命令水手將那位士兵綁起來，丟入海中。可想而知，這驚慌失措的士兵一被丟入海中，更是高聲嘶喊，手腳亂舞。沒過了幾秒鐘，官員就叫人把他拉回船上。

說也奇怪，剛才還叫得歇斯底里的士兵，回到船上後，竟然靜靜地待在船艙的一角，半點聲音也沒有。國王好奇地詢問這位官員何以會如此？官員回答說：「在情況轉為更加惡劣之前，人們很難體會自身是多麼的幸運。」

是的，人們往往是「身在福中不知福」的，因為幸福畢竟是一種相對的主觀感受，未曾失去，怎麼能體會擁有之難得可貴？只是，人間多少事既已失去，就不再擁有了。「幸福」，是個吊詭的命題呀！

去年底，當時成功高中二年級的林正揚，將他罹患骨癌五年來的笑影淚痕、吶喊思考，寫成了「沒有終點的旅途」一書，書中他提到了對幸福的思辯和質疑，讀後真是不勝唏噓。

他說：「幸福到底是什麼？失去後方知珍惜的蛻變，和雖然擁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卻不知珍惜，到底那一邊比較幸福呢？」

我多麼希望，更多更多的人能不需要凡事都親身經歷過，才珍惜既有的一切；我更希望，有愈來愈多的人，在我們彼此扶持、鼓勵之下，能不因人生本有的缺憾，而放棄追求生命發光的機會。因為，幸福與殘缺全然存乎一心。

學習探照生活中任何值得感恩與珍視的線索吧！幸福隨後就到。

三、鉛筆尖的幸福記憶

賴光真

每個人總會對一些特定的人事物有著特殊的記憶。這些特殊記憶的人事物一旦從心底竄出，或被喚醒，莫名地會牽動我們嘴角上揚，滲出絲絲微甜感覺，這應該就是每個人的幸福記憶吧。

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熱騰騰冒著蒸氣的火鍋，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毛毛雨中共擠傘下的身影，有些人的幸福記憶則可能是一張張承載祝福的卡片……但對我而言，我的幸福記憶卻是削尖的鉛筆。

我對削鉛筆特有癖好，尤其更喜歡用削鉛筆機削出來，尖尖的鉛筆。鉛筆插入削鉛筆機，一手壓住，一手轉動把手，繞個幾圈，「喀拉喀拉」幾聲，便能神奇地獲得一枝尖得不得了鉛筆。削鉛筆機削出來的筆尖，渾然的圓率，均勻的斜度，真是一種無瑕的完美線條。

不知怎麼地，用這樣削尖的鉛筆，寫出來的字就是特別工整漂亮，考試成績也特別的好。

小時候家境不好，削鉛筆機並非家裏願意購買的文具，所以多半還是用一般刀片來削鉛筆。很久以前，小學生的鉛筆盒裏，必定都有一把「手牌」刀片，客家話管它叫「洋刀」（小時候我都以為是「羊刀」，百思不得其解它跟「羊」有何關係，一直到成年，我才意識到原來是「洋刀」）。用這種刀片削鉛筆，力道不太好拿捏，小學生技術欠佳，多半削得好似狗啃。

除了洋刀之外，我的故鄉銅鑼，鄰近木雕之鄉三義，父親因緣際會也從事過雕刻工作。雕刻師傅的工具當然就是各式各樣的雕刻刀，我童年時代的鉛筆，便常用家父的雕刻刀來削。國小時代，每逢月考，考前都要慎重地用心準備好鉛筆，有一回考前，父親發現我鉛筆盒裏有三枝新的長鉛筆、兩枝用了比較久的短鉛筆，還鄭重其事地建議我多帶一枝或少帶一枝，以免考試有個「三長兩短」。

削鉛筆也勾起我小時候一樁蠢事的記憶。二年級時，班導師請產假，來了位學體育出身的男老師代課。男老師比較不擅長帶低年級班，常常一堂課沒多久就把內容講完了。有一回講完課還等不到下課鐘響，老師突發奇想，便說要幫我們小朋友削鉛筆。同學們興奮不已，紛紛在老師的辦公桌前排隊，我當然也不例外，但是鉛筆盒中的鉛筆筆芯都還很長，擔心老師不幫我削，因此故意統統弄斷，然後跑去排隊。

沒多久，下課鐘響，老師宣布服務告一段落，我只好帶著斷筆悵然回到座位，第二節老師要我們寫功課，我還得向隔壁同學借筆。後來回到母校任教，當年這位老師還在學校教書，聽我談起當年的蠢事，哈哈大笑。

曾幾何時，買削鉛筆機不再是難事，一節一節能換筆芯的自動鉛筆開始流行，後來進化到用手壓推出筆芯的款式，削鉛筆開始不再是小朋友的必然記憶。迄今，人們偏愛使用原子筆或鋼珠筆；更甚者，電腦取代了紙筆，拿筆寫字的機會愈來愈少，削鉛筆在許多人心目中，大概已經淡忘殆盡。

不過，偶爾需要寫字，我還是很喜歡拿起鉛筆來。而在寫字之前，總要先把鉛筆插入削鉛筆機中，痛快地轉它幾回，把筆端削得如針尖，湊在眼前欣賞欣賞它的完美，然後再滿心歡喜地寫字。幸福，夫復何求？

四、搬開阻礙夢想的石頭

巫石吉

夢想，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財富。勇敢做夢的人，在生命的銀行裡，預先開了許多幸福的帳戶。努力把夢想實現的人，就是這些帳戶存滿心靈的基金。一心要實現夢想的人，誰也擋不住他堅持的力量。除非，他自己先放棄，一碰到阻礙夢想的石頭，就投降！

在通往夢想的路上，會碰到阻礙行進的石頭。你必須想辦法，將它搬開。會擋在通往夢想路上的這些石頭，並不是別人設下的路障，而是自我設限的難關。

所謂的梦想，並非偶而做夢時才想一想的畫面，而是真心期待一定會實現的念頭。阻礙夢想第一顆最大的石頭是：不相信夢想。如果一開始就抱著「我看可能吧！」、「我哪有那麼好的運氣！」、「我恐怕是癡心妄想吧！」這些負面的想法，等於還沒正式踏上夢想之路，就將自己三振出局。

還有另一顆很大的石頭會阻礙夢一害怕實現夢想。

有些人常把「我連想都不敢想！」這句話掛在嘴邊，這是很可惜的事。既然他自己都不敢想，老天當然也就懶得幫他的忙，所謂：「自助而後人助之，人助而後天助」，「天助自助者」。反正需要好運氣的人太多了，實在不差他一個。更何況把好運給這種「連想都不敢想」的人，不是太浪費了嗎？

還有一種人稍微比較勇敢一些，不過好不到哪裡去。他有夢想，但是不敢實現夢想。怕美夢成真時太幸福了，承受不起。這種心態十分自卑，像一個沒有自信的灰姑娘，在歡樂繽紛的舞會中，巴望著十二點鐘到的時候，馬車趕快來接她，否則一旦變回原形，可就大事不妙。寧願幸福沒有出現；也不願在幸福面前出糗。很多人以為通往夢想的路上，會碰到什麼驚天動地的困難。

其實，存在於自我內心這些小小的不安，才是最大的阻礙。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，除非你自己，否則沒有人能真正為難你。

擁有夢想的人，會比沒有夢想的人，更加堅強、更加勇敢、也更有力量。我們做每一件事情，都會碰到挫折。一心為了實現夢想而努力的人，根本沒有時間為挫折而難過。他們只會愈挫愈勇，從挫折中找到有助益的經驗，增加實現夢想的力量。

萊特兄弟為了實現飛行的夢想，不但冒著生命危險試飛，還要忍受世人的訕笑，歷經千辛萬苦之後，在一九〇三年才總算試飛成功。

當紅歌手張惠妹未成名之前，參加「五燈獎」歌唱比賽，也曾在奪得「五度五關」之前被封殺，之後捲土重來才一舉成名。

實現夢想的過程，看來雖然十分艱辛，但身處其中的人，總是能自得其樂，不斷做理化實驗的居禮夫人，和不停研究程式的微軟總裁比爾·蓋茲，都是從苦中熬出來的世界名人。

五、諦聽

張騰蛟

只要是肯於凝神去諦聽，就可以懂得萬物的語言。像我剛才就是，我僅僅在那個山腳下作了一次短暫的佇立，各種的聲音便已盈耳。

首先聽到的，是在我身邊不遠處樹底下那幾棵小草的聲音，它們說當它們在樹底下付出相當的忍耐之後，再也不打算懼怕那棵樹的巨大身軀了，它們為了自己的成長和健壯，將要把它們的枝葉自樹底下伸探出來，以便吸納更多的陽光和雨露，它們也將把它們的根鬚在地下作更深更遠的鑽鑿，以便吸納更多的水分和營養。

一條小溪自遠處匆匆走過，我也聽到了來自小溪上的萍葉的聲音，那聲音中充滿了哀怨和悲傷，萍葉們一直都在抱怨著小溪為什麼走得那麼匆匆，為什麼不給它們一個駐足的機會，好讓它們有所喘息、有所休養。

時序才剛剛邁入秋季，一群群的葉子們便開始計議著它們對付隆冬欺凌的方法。它們已經決定，將要盡全力來護衛它們的枝頭，因為枝頭就是它們的陣地，枝頭就是它們的家，它們的子孫們將要在這裡一代代的接續著它們的歷史。葉子們說，萬一它們抵擋不了嚴冬的侵襲，它們將要新生一代的芽兒們接著奮戰下去，直到把冬攆走。

在南山上的峭壁間緊緊抓住那塊大石頭的一塊枯木，也耐不住沉默了。我看到，當一群遊客從它的山下走過時，其中的幾個曾經對這塊枯木投以輕視的眼色。那棵枯樹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，最慣於察顏觀色，它已經知道那幾個遊客對它投以輕視眼神的原因，因此，它便對著他們喋喋了起來，它說，旅人呀！不必以這種眼神看我，我枯禿的身貌並沒有什麼醜陋的，我是代表一種成熟，一種完美。看到沒有？擁簇在我前後左右的這些樹棵們，都是我的子子孫孫。旅人呀！你們攀爬到這山上來，不是為了來捕捉風景嗎？該知道，我就是風景的締造者嗎？

又是一陣笑語自山中飄了過來，可能是山說的，也可能是谷說的澗說的。它們是說給風聽，它們說風是很傻的，說風為什麼老是去扭曲那些炊煙呢？為什麼老是要去掀皺那些平靜的水面呢？為什麼老是去追趕那些雲呢？結果怎麼樣，沒有一縷炊煙會被風所吹斷，沒有一塊水面永遠是皺著的，而曾經被追趕過的雲，也沒有一塊會迷失方向的。

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懂得諦聽了。記得當我要離開那片土地的那一年，我站在一處擠滿了人群的海灘上，就清清楚楚的聽到背後的那一群山的抽泣，哭訴著我不要離開。這多少年以來，我也一直在聽到那一群山對我的呼喚，呼喚著我的名字。

六、綁一串童年

林芸懋

從小就最喜歡回大阿姨家。對年幼的我來說，大阿姨家就像是《紅樓夢》裡的賈府，熱熱鬧鬧，讓我流連忘返。我是跟著劉姥姥探親的板兒，只顧著吃，顧著玩，無憂無慮。

在我心裡，大姨家與美味畫上等號。大姨廚藝了得，晚餐的菜盤多到需要用上餐桌轉盤，和我們家的四菜一湯完全兩樣。滷肉、苦瓜封、米糕都好吃極了，連春捲和粽子都會做。也因此，每當夏天來臨，我就眼巴巴地等著端午回阿姨家，想著吃粽子。

包粽子的步驟繁複而耗時。先要煮粽葉，接著洗葉子、洗米、泡香菇與蝦米、剪魷魚、切紅蔥、滷豬肉。

一大清早備好料已近中午。緊接著要爆香蔥頭，拌入蝦米、香菇、魷魚，加入醬油與五香粉；最後拌炒花生與糯米，且用醬油潤色，才終於可以開始包。

重疊兩片粽葉，折角，盛入糯米與餡料，捆繩，下鍋，煮一個半鐘頭，終於大功告成。

雖然說得出步驟，但其實我每次進門，粽子都早已在電鍋裡面等著我，從沒親眼見過步驟。每年，祭拜結束後的下午，大人小孩都聚在餐廳，一人一顆粽子，吃遲到的午餐。我總是興高采烈地剝開竹葉，顧不得禮數，大口大口地吞食，為了單純的美味笑開了花。

我極愛那段時光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圍著圓桌閒聊。偶爾有人說了好笑的話，便哄堂大笑。雖然我只是默默地聽著，可是我總想永遠停留在那時。只負責聽，什麼都不必在意、不必擔心，吃著美味的粽子。

屈原孤獨投水的日子，卻是我童年最完整幸福的相聚日。

而臨回家前，大姨又會給我們另一串特為母親做的粽子（只用瘦肉包的粽子）。多年來的習慣，離開大姨家時總是大包小包。這麼說來，母親不是女兒賊，而是妹妹賊才對。即使母親與阿姨未曾對彼此說過關於愛的隻字片語，但四五十年來的姊妹情意，都含在禮物裡。愛恰似粽子的棉線，將兩人緊緊綁在一起。

近幾年，阿姨不再綁粽子，而我也告別童年很久了。但每到夏日，我總還是想起，當年我是如何專注地吃著粽子，多麼不在乎人情世故與禮數，只一心沉浸在那單純而豐滿的幸福裡。

七、鄉居

張秀亞

一帶暗藍的遠山，起伏在竹籬外邊。一彎清亮的溪水，繞過巷口，終日低吟著，繼續著它不變的行程。打開窗，大自然在裡面鑲上一漠漠的水田；不時夢似的飛起幾隻水鳥，越飛越遠，漸漸化成了天邊的白雲。

稻熟的季節，農人戴了斗笠；農婦更在頭上包起了花布頭巾。她們有時在路邊春打稻穗。輕風攜帶著大地的芳香，將秀美的稻穗，和她們飄灑的黑髮，朝一個方向吹去，形成了極美妙的波動。金色的稻粒也灑落了一地。在這樣的季節，田邊、樹蔭下，出現了一座座稻桿小棚。農人夜中棲宿在棚裡，白天便空無人跡，棚口也許放著一把水壺，一雙木屐，處處顯得那麼恬適逍遙。田埂間堆起了高高的稻草堆，上面還插了一根竹竿，往往掛住了一兩片過路的閑雲，給那靜靜的田野，染了無限的美麗。

沿著銀色的大路，點綴著一些疏落的房屋，一些嬌豔的扶桑花，一些淡紫淺藍的朝顏花，整年、整天那麼單純的開著。甚至在風急雨驟的臘月，小草也忘了躲到泥土裏去作夢，仍然是綠油油的，裝飾了地面。

草上的常客是一些赤足小孩。有的手中牽了一隻水牛，身後還跟著一隻溫馴的小白羊，在絢麗的日光下，茫然而立。腳邊常擺著一只竹筐兒，裡面裝滿著自己園子裡種的紅辣椒，等待著過路人問津。他們有的年紀太小了，小得叫賣都不會，只任過路人隨意拿去一些，再隨意扔下幾角錢。單純的心靈裡，從不顧慮到小生意的盈虧。有一天，我偶爾為了好玩，向一個小孩子買了幾串辣椒。他也許認為我付的錢太多了，第二天，又悄悄的在我的竹門上掛了一串。我拿下這串贈物，想像到那小孩翹足引頸掛上這些辣椒的情景，直覺得比一串珊瑚珠更珍貴。

一個開雜貨店的鄰居，每天到我家來收取些剩飯殘羹餵養她的鵝、鴨。每逢過年，她總送來一塊親手製的玫瑰色年糕，我少不了要客氣讚美一番，說做得如何芳香可口。次晨，他笑吟吟的又送來更大的一塊。這一次，我只好默默的領下這份美意，不敢再讚一詞。多麼樸厚的人情啊！

我愛台灣，尤其是台灣的鄉下。我喜歡那可愛的如畫景色，更喜歡那些純樸的鄉民。

八、驚情

鍾怡雯

那是一個尷尬的記憶。一封情書，它始於浪漫的想像，而終於戲謔的結局。至今我仍記得它笨笨傻傻的氣味，令人想起帶點油垢味的木料地板，肥滾滾的小黑狗沒命地搖尾示好，或是企鵝走路的滑稽。這樣的形容未免污蔑情書的浪漫，褻瀆了它的唯美，可卻絕對忠於當時的感受。

回想起來，那真是一段荒涼的歲月。同年齡的友伴臉上，或多或少都有忍不住的青春爆裂，光潤的痘子那麼飽滿瑩亮，甚至紅得有些刺眼，像在嘲諷我徒有品學兼優的虛榮，內涵卻如此貧瘠，一年下來竟然孵不出幾顆像樣的青春之籽。好不容易額頭有點小小的騷動，那膽小的幼芽卻畏畏縮縮的躲在瀏海後面，似乎深以炫耀年輕為罪。

也許是青春的力量太龐沛，我特別喜歡耗費大量體力的運動，尤其是打羽球。只要逮到機會，我總不會放過殺球，刷！快、狠、準。瘋狂的力道。球不偏不倚，恰好落在邊界上！漂亮！好像幹掉一個世仇大敵。當然，最好對方被那突如其來的狠勁嚇一跳，我便因此得到類似惡作劇的滿足，一種復仇的快感。因為無法忍受那種殺氣騰騰，欲置人於死地的揮拍方式，女隊友後來紛紛離我遠去。我更樂得和精力過剩的男隊友廝殺，他們回我以更強悍而有力的反擊，挑戰我源源不絕的鬥志，充分滿足我的暴力美學。球場成了我的殺戮戰地，每一次的殺球都十分愉悅，好像處決演算不完的數學習題。我在汗水裡揮霍過剩的青春和躁鬱。

鬱悶的青春期，人像活在沼澤裡。鏡子裡的自己渾身散發出一股帶著體制和規矩的呆板氣息，那樣聽話的髮長，那麼不逾矩的乖巧表情，正派善良的眼神，和絕對不敢短過膝蓋的裙長。該死的白衣白裙，讓整個人形如學校的零件，和硬體契合無間。

沒有人陪我廝殺時，我便游泳。因為早早回到家的我，總有說不出的焦慮。無論有多少積累的功課，都制止不了泡水的強烈慾望。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精力，我可以從赤道如火的夕照游到星光滿天，從躁熱到平靜，泳池吸納了我的憂鬱，難怪池水藍得那麼美麗。

就在這樣枯淡的日子裡，我發現了那封情書。

它的空降令我不知所措。受了驚嚇似地在尋找一個可靠的藏匿處時，我的心情充塞前所未有的慌亂和狂喜。我不知它如何潛入我的書包，事先沒有任何預兆，我的眼皮沒有跳，耳朵沒有癢，也無沒來由的打噴嚏，游泳時既沒抽筋，打羽球時也沒擊傷自己。周六整理書包時，啪！它就這樣掉出來了。